

130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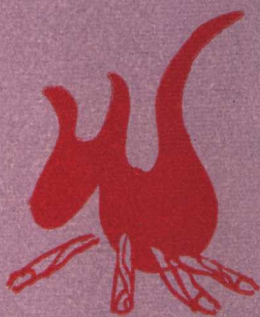


山的儿子

张汉文 译

山的儿子

〔罗〕彼特·卢斯卡洛夫 著
张 汉 文 译



山东少年儿童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萃薰

封面设计：方 昉

插 图：蒲惠华

山的儿子

〔罗〕彼特·卢斯卡洛夫 著

张 汉 文 译

*

山东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5.125印张 2插图 78千字

1984年1月第1版 198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400

书号 R10333·1 定价 0.52 元

内 容 说 明

罗马尼亚磁流体动力学专家巴努教授和他的主要助手穆雷尚努夫人，在拉丁美洲出席学术性的会议。外国间谍机关想要窃取巴努教授的研究成果。他们乘穆雷尚努工程师和他的女儿阿丽娜到南喀尔巴阡山去旅游的机会，派遣了一个间谍小组，企图把他的女儿阿丽娜捉去作人质，来向穆雷尚努夫人索取情报。气象站工作人员的儿子马特伊勇敢、机智，他利用熟悉山区地理环境的优势，数次从间谍手中帮助阿丽娜脱离险境，并通过气象站的电台向有关部门告急。最后罗马尼亚内务部派出保卫人员将这些外国间谍一网打尽。

本书故事性强、内容健康，歌颂了罗马尼亚少年不惧艰险，敢于同外国间谍作斗争的高尚品质，对培养少年儿童的爱国主义思想是有很大教益的。



三名旅游者在广阔的石林中象蜗牛似地缓缓移动着自己的脚步。在刺目的阳光照射下，石峰宛如一片石海中涌起的巨浪。

他们四周的陡崖峭壁呈现出灰暗、阴冷的色调，只有个别峰顶上的青松才洒下一片浓暗的树影。在这些默默无语而又令人生畏的石峰的险要处，有一片灰褐色的雾气在随风缭绕。从雾气中传出一种低鸣声，这也许是风的呜咽，也许是那些看不见的山鹰在搏击长空时发出的声音。

走在前面的是一位三十五岁上下的男子。他身材魁梧、体格健壮，背一个旅行背包，穿一条紧瘦的黑裤，脚上是一双沉甸甸、鞋底装有铁钉的登山靴。

BCH63/05

他身旁走着一位瘦弱而机敏的小姑娘。她腰间系一条轻软的夏裙，裙上的印花色彩柔和、悦目。小姑娘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和长长的睫毛，两颊白里透红，象熟透了的桃子。她从一块岩石跳到另外一块岩石上，轻捷得象雪花在飞舞。

“阿丽娜！老实点，”那位看上去象是她父亲的男子训斥她说，“你穿的是凉鞋，会崴脚的！”他边说边紧了紧沉重行囊的背带。

小姑娘在一块岩石上站住了，把脸蓦然转向他。这时她那金色的发束被甩到肩上。

“爸爸，那让我怎么走才对？”她娇嗔地问道，两唇间露出整齐的白牙齿，“让我象埃利克先生那样，拖在你身后，让你牵着鼻子一边走一边喘着粗气才好？”

走在最后面的那个人，叫埃利克，年纪在四十岁上下，他体态臃肿，胡须和头发都是棕红色的，头顶已微秃。他双手扒着岩石，旅行背包压得他上气不接下气。

“可不许这么说，你别以为埃利克先生是爱尔兰人，听不懂我们的话……我们快把人家累垮了。”父亲用同样的语调说。

“爸爸，你说得不对，”小姑娘反驳说，“你劝

过他别来‘雾’客栈……可我们一出旅馆他就形影不离地跟着我们。”

父亲不赞同地摇了摇头，然后把不安的目光投向四周兀起的峭壁。

这时，埃利克先生赶了上来，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站稳后把双手的大拇指掖进腰带里。

“穆雷尚努工程师先生，请您告诉我，咱们是去山中客栈，还是奔向天涯海角？”他操着一口不很纯正的英语说。

一片愁云涌上穆雷尚努的眉头。

“埃利克先生，”他也用英语回答道，“对您实说吧，我们的处境就象十九世纪的战报常说的那样，处境十分困难，但绝非走投无路。”

“那……那究竟怎么办才好？”埃利克先生从衣袋里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嘟囔着。

“这里是弗格拉什山区^①荒无人烟的地带。在这崇山峻岭之中，只有一户人家……就是‘雾’客栈。不过，我们早该到那儿了。”

“我正是要问您这个客栈究竟在哪儿？”

“通往‘雾’客栈沿途设有带蓝箭头的路标，”工

^①弗格拉什山区：位于罗马尼亚中部，境内峰峦起伏，山峰险峻而陡峭。

程师说，“一路上，我们不是一直看见蓝箭头了吗……可是客栈却总不露面。在咱们过夜的小镇的旅行社里，我查过地图，图上的比例尺标明：从我们刚才到过的大岩石算起，再有两个钟头就能到达目的地。可我们已经走了好几个小时了。”

“可不是。”埃利克看了看手表后说。

“准是出了什么事……”工程师感到有人把通往客栈的路标故意搞乱了。

埃利克先生用手帕擦着头顶上的汗，眉头紧蹙起来。

“您是不是说有人把路标弄乱，故意让我们迷途转向？这么干的目的究竟何在？”

“客栈里可能出了事。看样子有人不想让我们去那儿……不过我希望暂时别叫我的女儿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

“当然，当然，”埃利克把手帕塞进裤兜里后喃喃地说，“不过您要知道，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尽快离开这条山谷……既然蓝箭头能把我们带进这个石头陷阱，那它们也能使我们由此脱身。”

穆雷尚努点了点头：“如果这帮捣乱鬼还没来得及把路标拆走就好了。不管怎么样，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了。”说着他把脸转向离自己几步远，伏在一块

岩石上的女儿，“阿丽娜，你过来！告诉你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真有点意思吗？”小姑娘用一种略带讥讽的口气喊道，“难道能比我发现的这个蓝箭头更有意思？”

两人急忙走近她。在小姑娘脚踩的那块岩石上，一个蓝箭头清晰可辨。箭头的油漆闪闪发亮。穆雷尚努低头仔细打量着，然后把目光转向箭头所指的远方。

“工程师先生，瞧见什么没有？”埃利克先生焦急地问道。

穆雷尚努站着沉默不语，然后伸手指着一座雾气缭绕的石峰，峰下有一条黝黑而可怕的岩石裂缝。

“哦，埃利克先生，我瞧见了什么东西，”他说，“不过，那儿并没有什么旅游客栈，而是一个山洞口。有人想把我们引进洞里……我不明白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

被阳光照花了眼的埃利克先生把手掌搭在眉头上方，眺望着那条神秘的山岩裂缝说：“确实象一个大山洞的洞口……您是不是认为今天有坏人在同我们作对？”

“这还难说。”穆雷尚努答道。他向女儿打着手势，让她从岩石上下来。

“不过，这决不是普普通通的盗贼。没有人会为了抢两个旅行背包、两双登山靴和几件毛衣而到弗格拉什山来冒这种险。”

“你的话符合逻辑，”埃利克表示赞同，他说，“看样子，谜底要到洞中去找，我们到洞口去看看，怎么样？”

穆雷尚努迟疑了片刻。

“如果有人想对我们抢劫，那他完全可以在这片荒山野岭中动手……”说着他拉起了正要从岩石上跳下的女儿的手，“阿丽娜，你看呢，我们是不是到那儿走一趟？”

“当然好，爸爸，”女儿俏皮地回答说，“只要别碰上大狗熊就行。”

“狗熊可没有刷子，也不会有盛油漆的铁桶，”工程师回答说。“在一刻钟内我们准能走到那儿。”说完便打了个出发的手势。

登山开始了。他们绕过那些拦在路上的巨岩，沿着几乎是直立的陡坡盘旋着向洞口爬去。接近洞口，只见洞边突出的岩石，象是又长又锋利的牙齿。洞里冒出一股阴冷的潮气，朝他们扑来。

他们在洞口前停了下来。这张咧开的黑魃（xū）魃的大嘴好象是正等着他们，只要他们一进去便会紧闭双唇，然后用它的獠牙把三个人嚼成碎块似的。

三个人站着一动不动。在洞内的暗处，有几个灰白色的怪影在晃动，从洞顶滴下的水珠落在洞底的岩石上发出勉强能听到的声音。

“你们听！”穆雷尚努压低了嗓音说。

在洞内深处响起一阵阵细长而又刺耳的尖叫声，并伴有奇怪的窃窃私语和抽泣声。这些声音造成的回声很象是管风琴在低鸣。过了一会儿，尖叫声越来越远，最后终于消失了，低语和抽泣也变成了微弱的潺潺流水声。接着，整个山洞里象死一般的寂静，只有水珠在岩石上发出淅沥淅沥的响声。

“工程师先生，这些怪声音究竟是怎么回事？”埃利克先生打破了沉静，把身体转向穆雷尚努，脸上布满了恐惧的神情。

“这只能说明一件事，”穆雷尚努果断地说，“对我们来说，越早离开它越好。”他拉起女儿的手，“阿丽娜，咱们快走！”

父女俩开始下坡，又胖又笨的埃利克先生跟在他们身后，只能扒着岩石慢慢向下爬。

几分钟后，他们又回到原先出发的地方。可是

穆雷尚努却惊呆了。

“阿丽娜！”他指着周围的岩石对女儿说，“你刚才蹬过的那块岩石怎么不见了？”

“是不是那块画有蓝箭头的大石头？”

“说的就是它。”

“我想它是在这儿，”女儿沿着一块岩石的四周绕了一圈后不肯定地说，然后又瞧着另外一块岩石，

“也许是那一块……不……不对……”

埃利克先生喘着粗气走近他俩。

“工程师先生，出了什么事啦？”

“一件我曾经预感要发生的事，”穆雷尚努表情阴沉地说，“‘蓝箭头’不见了”。

埃利克先生也惊呆了。

“不见了？那怎么可能？油漆又不会挥发，要擦掉也会留下痕迹的。”他沉默了片刻后又说，“石头一定还在，上面的蓝漆也一定在……起码也要留个印儿啊！”

“蓝箭头和那块大岩石竟然不翼而飞了，这真叫人难以置信。”工程师用同样严肃的口气说。

“准是那些坏家伙乘我们不在的时候把石头搬走了。”

“您在开玩笑吧！”穆雷尚努打断他的话说。

“那块石头足有一吨重……不用起重机就休想让它挪动，在这个地方上哪儿去弄起重机呢……我可不为力大无比的喜马拉雅山雪人跑到弗格拉什山来了。”

“在我们这个时代，任何假设都值得考虑考虑。”
埃利克先生接过话说。

“无论怎么说，这绝不可能！”工程师果断地说，“我不懂岩石是怎么搬家的，可我明白了有人为什么会这样干……我们沿着箭头所指示的方向前进，后来箭头却无影无踪了……阿里阿德涅的线^①给剪得七零八落……我们没法子从这个石头迷宫中脱身了……石陷阱给封死了。”

埃利克先生惊讶地瞧着他：

“让黑夜和寒冷把我们逼进山洞，这就是那些不露面的家伙们的如意算盘。”

“这些先生们真够意思……还给我们留下了种种选择自由……不是让我们在这座石头迷宫里转得累垮倒下，就是叫我们自动去喂狼。”

“爸爸，爸爸！”突然，阿丽娜指着远处的高山叫道，“那上边有什么东西在动……不，好象在飞！”

^①阿里阿德涅是希腊神话和传说中克瑞忒的女儿，她把一个线球送给雅典王忒修斯，使他在迷宫中顺着线路走出，安然脱险。

穆雷尚努顺着女儿所指的方向望去，透过薄薄的灰褐色的雾气，可以看到在悬崖峭壁上有一些影影绰绰的东西象跳动的火舌从天上盘旋而下，离他们越来越近了。

“一群黑山羊，”工程师喃喃地说，“你们瞧，它们在山崖上健步如飞。”

这真是一场使人惊心动魄的演出。高达数百米的绝壁，乍看上去陡得连个树枝都挂不住，黑山羊们却象刚离弦的利箭在悬崖上飞旋而下。在耀眼的阳光下，它们的身姿现出了一个个飘摇不定的光晕。

阿丽娜忘记了自己的困境，目不转睛地盯着黑山羊飞跃的英姿，她兴奋地使劲拍起巴掌来。突然，她惊呆了。羊群后面有个东西从山崖上飞速而下，敏捷得象下楼梯一样。这不是只黑山羊，而是一个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埃利克茫然地问，说着又从裤兜里掏出手帕擦起额头上的汗珠。“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你们瞧他是怎么下山的，好象是把三百层摩天大楼的阳台当成台阶，一级级向下跳一样……难道这是只熊？”

黑山羊不见了。那个飞檐走壁的人越走越近。

“埃利克先生，不是熊。”穆雷尚努答道，他象自己的旅伴一样也是惊讶不止。“现在我看清楚了，

朝我们走过来的不是熊……而是一位少年。”

“眼前所见，真叫人拍案叫绝。”埃利克先生说着把背包从肩上解下来，打开背包取出照相机。“我一定要把这场惊险的飞檐走壁表演拍摄下来。否则，我回到家里说我看到过这种绝技，谁也不会相信。”他举起相机，把镜头对准那位踏石崖飞旋而下的少年。

在笼罩着死一般寂静的山谷中响起了相机快门的咔嚓声。

男少年下山后绕过几块山岩，便朝旅游者们走来。他身穿蓝色茄克衫，脚上是一双帮上有道白边儿的球鞋。

他是个细高挑儿，一双灰褐色的眼睛炯炯有神，紫红色的脸庞象是铜铸的一样。他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他们。

“你们是来杀‘小黑’的吧？”他指着工程师行囊上的皮套说。

“孩子，你得先向我们问好才对……至于杀你的什么‘小黑’，我要有猎枪才行……可皮套里只有两副钓鲟鱼的鱼杆。”

男孩继续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大家。

“那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难道你们不知道这里



图 11 在岩石下寻找水源 (1941年，作者自绘)

是旅游禁区？”

“禁止旅游？为什么？”

“因为这里常发生滑坡，‘小黑’又常向旅游者投石取乐。狩猎分会曾说要派两名猎手把它打死……可‘小黑’是我的朋友。我决不会让他们扒走它的皮。”

“什么！一个孩子就因扔石头玩就要把他打死，你胡说些什么。”

少年摇了摇头。

“您没听懂我的话，‘小黑’不是人，是只熊。”
阿丽娜的两眼睁得圆圆的。

“一只熊？一只真熊？”

少年略带蔑视地向她乜(miē)斜了一眼。

“反正不是那种用绒线做的熊。”

“不论怎么说，我们应该体谅狩猎分会同志们的用意。你的朋友在取乐时所扔的石头，每块起码有两公斤多重……说心里话，我可不愿意碰上这位可爱的‘小黑’，”穆雷尚努接着说。

“可是您还是没答复我提出的问题，你们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我想还是彼此先通报一下姓名才对，”工程师用一种开玩笑的口吻说道，“我叫穆雷尚努，她是我的女儿——阿丽娜……请问你是谁？”